信陽：建設“人生活的地方”

呂途 新工人藝術團 2017-11-15

信陽：建設“人生活的地方”

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

文／呂途

11月14日早上，離開中源化學，驅車前往信陽，下午和晚上有兩場演出和活動。這個時候，我們一行中多了一位老朋友：魏豐收。豐收是河南愛故鄉工作站的站長，從我們踏入河南地界，他就心潮澎湃，雖然工作繁忙，還是在12日淩晨5點趕上早班車，來到社旗跟我們匯合，現在又一路同行前往信陽。

中山鋪：再造古鎮

下午3點演出，豐收說時間足夠，可以先帶我們去中山鋪，那裏有老朋友在等待。我並不知道那裏有什麽，我有一個邏輯，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反而更能發現風景，我沒有多問，只是跟著隊伍前進。灰蒙蒙的天，國道上大車小車亂作一團、塵土飛楊，手機導航把我們指引到國道旁邊停下。一位身穿迷彩服、留著絡腮胡子的老大哥已經站在路邊迎接我們。孫恒顯然和他很熟，兩人見面問候一番。

大胡子老大哥把我們從國道旁邊領進去，穿過10多米的小巷，我們穿越了，來到一處悠然的所在，門口一潭盆景，清水從幾片瓦片中流進盆景中，走進青磚房，右邊安放著一架古箏，左邊是一座茶台，大胡子大哥已經安坐在茶台後給我們沏茶了，屋子裏飄蕩著古樂之聲。我不知道我來到了哪裏？哪個時代？大胡子大哥的迷彩服把我拉回現實。他叫李開良，在這裏承擔鄉村改造項目。這裏距離南陽市區不到半小時的車程，信陽市平橋區政府請李師傅設計和改造這個城邊的村子。李師傅是在信陽鄉間被發現的鄉土建築設計師。

在場的魏豐收告訴我，如果沒有平橋區五裏鎮的原黨委書記禹明善，李師傅也許還在鄉間種茶，這位才華橫溢的奇人也許不會被發現。當年，禹書記和孫君在信陽考察皖南民居的元素，走到一處茶園，發現有人把茶杯洗得幹幹凈凈一排排擺在陽光下消毒，這會是一個什麽樣的人，可以有如此行為，如果是一位山野村夫，就必是一位奇人，就這樣發現了李開良師傅。

吃過午飯，我們參觀了正在改造中的村子，李開良師傅是這裏的總設計師，中式的木門窗，木頭卯楔的門樓，每座房子都是一幅畫，任何一個角度看過去都是一道風景。

簡短的參觀，除了對人造小鎮的美輪美奐嘖嘖讚嘆之外，對其他的我知之甚少，很想知道這裏到底是要做啥？初步的了解是，這裏離信陽市區只有半個小時車程，如此風格的城邊小鎮必將成為城市人休閑娛樂的好去處。完全外行的我萌生了幾個生活中的具體問題：純木頭雖然很漂亮，但是能否保持密封？如果變形了是否有能工巧匠後續進行維修？中式木窗的美妙造型是否不利於保持清潔？能裝紗窗嗎？相信能工巧匠都能夠解決這些問題。也許更需要思考的是：只有休閑娛樂成分的人造美景如何持續發展？

肖王村的演出：近400名村民圍觀

 下午2點多，我們來到演出地點，平橋區肖王鄉肖王村。我們到的時候已經聚集了150多位村民了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演出開演不久，觀眾已經聚集了300多人了。觀眾很多，自然是好事，但是，我心中納悶，為啥觀眾這麽多呢？演出開始之前，一位領導講了幾句話，第一句話就是：“我們肖王村是貧困村。”我就想，為這樣一個演出做幾句發言，和我們這裏是貧困村有啥關系？看著幾百名村民的表情，他／她們是不是已經習慣了被稱為“貧困人口”？為啥貧困呢？是吃不飽還是穿不暖？我心中憋悶，我覺得，也許這貧困是精神的貧困和沒有方向的無力吧。剛才駛入村委會的路上路過幾處集中聯排的二層樓房，幾乎全都關門閉戶，並不是新房子，又不是要被拆遷，難道是因為人們已經背井離鄉或者出去闖蕩？是闖蕩還是流浪？

新文化與新鄉村的對話

 下午肖王村的演出一結束，我們就啟程了。夜色中，我們駛入群山環抱之中，鄉間小路曲曲彎彎，一塊矗立的大石頭赫然出現，寫著“上山下山”，世界聞名的郝堂村到了。

晚上的演出地點就在“上山下山”的多功能廳裏面，現場來了50多人，大都是年輕人，郝堂的發展帶動了年輕人返鄉創業。我對禹明善書記說：“這是我在村子裏見到年輕人最多的一次了。”禹書記說：“其他地方也許也有年輕人，但是召集不起來，年輕人需要年輕人來陪伴和組織，這裏有了姜佳佳（鄉建青年，在郝堂開展社區社會工作），可以召集和組織年輕人的活動。”

晚上的活動不僅有演唱，也有對話。路亮為大家演唱了《一路有你》和《她》。現場觀眾提問：“你來北京參加新工人藝術團，妻子和孩子留在老家，家裏人沒有意見嗎？”

路亮回答：“我在國營煤礦工作12年，10年在井下，後來因為會彈琴唱歌被調到工會工作了2年，對於我這樣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工人，可以有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，是很難得的。我放棄那樣一份工作，家裏人都不支持和理解。2014年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觀看了孫恒大哥的一次演出，我被深深吸引和震撼，想要加入這個團隊。我還清晰地記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和皮村的情節。到了北京站，我的第一印象是，這裏人真多；坐地鐵到了草房，我發現，眼前的北京完全不符合我的想象；坐306路到了皮村，我徹底震驚了，這裏比我們家鄉的煤礦城市還要差很多。第二天，我參觀了我們同事在皮村所做的各項事業：博物館、學校、商店、劇場、影院等等，見到了我們工友之家的老老小小和各位同事，大家在這麽艱苦的條件下為工友服務，而且堅持了這麽多年，這是對我吸引力最大的地方。返回老家和家人度過了春節之後，正月初八我就來皮村上班了。歌曲《一路有你》就是反應了這種情感。”

《一路有你》

詞曲：路亮

望著歲月為我們留下許多不經意

昨天的祝福是我為你寫下的心情

不願看著你一個人背井離鄉去尋找你自己

會舍不得你

你要相信流星劃過會帶給我們幸運

就像現實告訴你我要心存感激

想想過去我們曾一起歡笑一起付出的努力

一切都值得

是你，是我，我們都是一樣的

都是為了理想的生活打工的

有你，還有我，我們都還在渴望著

為了生存走到一起

當我們踏上新的征途邁出人生的困境

幸好有你，這一路風景才不覺得孤寂

當我們丟失著尊嚴迷失了方向的時候

一直有你，才知道我們之間沒有距離

成為了兄弟

國良演唱了歌曲《回家》和《不再迷茫》。現場觀眾提問：“你唱歌和種桃不矛盾嗎？”

國良回答：“我要自我表揚一下，從2003年來到北京工友之家，我一直承擔著艱苦的崗位，在社會企業做司機上門接收做了2年，後來，農園沒有人，我被調去做園長，我的兵就是1000多棵桃樹，我從一個鼓手變成了一個農民，生態種植非常辛苦，我必須得撐下來。做為新工人藝術團的鼓手，和種桃不沖突。我們這樣的歌走不進主流樂壇，我們也不喜歡主流樂壇，我們唱歌是業余的，桃子賣完了，農閑季節，我們出來給大家唱歌，也向大家學習。”

 段玉演唱了歌曲《我知道》和《一樣的天空》。現場觀眾提問：“你們一家三口參加大地民謠，你覺得對孩子有什麽意義？”

 段玉回答：“我原來是新工人藝術團的成員，現在成立了“九野”樂隊，是一個女性樂隊。我覺得，大地民謠需要有女性的聲音。一個男性，外出巡演說走就走了，而我做為女性要想參加，孩子卻放不下，如果沒有老公支持和同行我就無法參加，這就是非常具體的性別問題。我們倡導男女平等，就從自身做起、從小事做起、從具體的事情做起。至於對我女兒小葡萄有什麽影響，我說不太好，首先，她有父母的陪伴；其次，她比起別的小朋友更加大膽一些，可以上台表演，不怯場。”

人生活的地方：郝堂

晚上，我們入住“百了一宿”，在這裏，鄉村、田園、現代和舒適完美的結合在一起。觀察我入住的小小空間：一雙潔白的女士拖鞋，一雙潔凈的男士拖鞋；清洗得如同沒有使用過似的潔白的被罩和浴巾；從門口荷塘中采摘的幹枯的蓮藕扡插在花瓶裏；手電筒、雨傘、衣架、茶具一應俱全！熱水器是電動開關的，使用方便，空調噪音很小；潔凈的衛生間和星級賓館沒有區別。而這裏，是在大別山中。

 早餐是紅米飯粥、柴雞蛋、手工饅頭和各種小菜。生態紅米就是眼前這片水稻田裏生長的，自家的種子生長的糧食，糯香襲人。我們都吃完早餐了，要去參觀郝堂了，許多還沒有起床，團隊裏3個人分別打電話才把他叫出來，清新的晨風吹過，許多打了一個大噴嚏，我聽了就覺得好笑，因為聲音不僅很大，而且調調很高，我說：“許多晚上不睡、早上不起、不守紀律很搖滾，連許多的噴嚏都很搖滾。”路亮嚴肅地說：“嗯，我聽著是G調，元哥你說呢？”孫元搖頭晃腦認真思索：“嗯，是G大調。”許多假裝沒聽見，跟上了參觀的隊伍。

我們參觀了：

郝堂宏偉小學

郝堂圖書館

汙水處理系統

岸芷軒／社區服務機構

素食餐廳、茶齋

中國鄉建院

 這些還只是郝堂生機勃勃的一部分。

 在參觀小學校的時候，禹書記向我們娓娓講述這裏的生態道德教育是如何開展的：“這所村小秉承生活教育的理念：上24節氣課，學習人與自然的關系；實行垃圾分類，學習生態文明；上茶藝課，培養待人接物的習慣；使用生態廁所，學習人與食物、與糞便、與土地的關系；上食育課，學習健康飲食；等等。所有這一切，培養孩子對家鄉和土地的認同，這裏是我們生活、生產的空間，孩子們的改變也會帶動家長的改變和社區的改變。這裏不是為了城市培養人，也不是為了高校培養人，而是培養真正的人。”

 農村不應該是貧困的，土地是人類的根，沒有糧食就沒有生存，耕讀是中國千年農耕文化的靈魂。農村的存在更不應該是為了圓城市人的田園夢。農村應該是人類文明夢想成真的地方，人類、自然和現代科學進步完全可以創造承接歷史、開創未來的鄉村文明，讓鄉村成為健康生產和快樂生活融為一體的地方。